

当今,在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的背景下,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得到了蓬勃发展,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新闻的十八般武艺中,新闻评论作为媒体的“旗帜和灵魂”,其重要地位和独特功能,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,被越来越多的

的修订,增写了不少新的章节,调整和补充了大量案例,篇幅也增加到近50万字,并更名为《当代新闻评论教程》。我之所以能这样做,乃在于第四版重版五年来,以《人民日报》发

我的处女作第五版感言

丁法章

表一系列“任仲平”重要评论为标志,以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积极应对新兴媒体(网络、手机短信、论坛、博客、微博)冲击为抓手,以公众广泛参与和平民化写作为亮点,我国媒体新闻评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,出现了不少新理念、新突破、新举措、新经验,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:

——在社会转型时期,各级党政领导、媒介精英和广大公众对新闻评论的特殊地位和独特功能,对党报评论在主流舆论中的引领作用,有了新的体察和感悟。

——在新兴媒体特别是近几年博客、微博的挑战面前,对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如何积极应对、顺势而为作了可贵探索,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
——在构建社会公共话语平台方面,对如何采取措施吸引公众广泛参与,鼓励民间草根评论大放异彩,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。

——在各类评论形式蓬勃兴盛的情况下,对其如何恰当运用和编排创新,有了不少尝试,积累了一些成功做法和经验。

——在评论人才青黄不接、后继乏人的情势下,对如何重视评论人才培养,加强评论队伍建设,已引起普遍关注,并在实践和教育这两个方面有了初步进展。

所有这一切,都将在本次修订中重点予以反映、归纳和总结,以期对当前媒体评论工作和新闻评论教学有所启示和促进。需要说明的是,今年四五月间,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,我有幸和顾龙、吕怡然、忻才良、刘丽莎等同行组成调研小组,就近

少钱,是怎么签出的?”我说我是教师,签证好像很容易啊,她说:“老师都是很好的人,我们这边社区有老师教我们普通话,还教我们唱歌啦。”

很少有这样的同胞交谈,况且是在国外。这么老实的乡里妇女不知怎么来到此地的,我不敢贸然问。倒是这位女士像是打开了闸门,说起自己的经历:“今天我休息,现在是在去看一个朋友。”“我是从香港转道来此谋生的,做些‘服装包装’工作”,她用广东普通话表达如此,我估计是服装外饰的有技术手工活,否则不能在英国找到活。她来英国已经工作7年,所以,她一度失业时可以享受失业津贴,但是必须不断地接受突袭检查,而且只能吃面包,不能有任何收入……现在,她宁可不要这钱也不申请失业津贴了。

由于她在英国,所以她的先生

年来上海主流媒体新闻评论工作的主要成绩、基本经验以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对策建议等,作了为期两个月的专题调研,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,促进了自己的思考,这对本书的修订提供了诸多帮助。

光阴荏苒,这本我由生以来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,从1985年初版问世,到第三版、第四版更名为《新闻评论教程》再版,直到此次第五版的《当代新闻评论教程》,整整度过了27个春秋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这本书不啻是我国新闻评论工作在此期间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,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与新闻评论结伴、孜孜以求的真实记录,它将永远激励我矢志不渝、奋然前行。

(2012年10月18日于踔厉斋)

李白的《草书歌行》,是写大书法家怀素的。其中一句“墨池飞出北溟鱼,笔锋杀尽中山兔”,只见一起一落,一黑一白,提按腾挪之间,天衣飞扬,兔走鱼落,那种气场竟与速度并存,隔了时空也扑面而来,如同举重若轻的绝世武功。

文武之道果能相通,据说怀素正是在街头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,从而茅塞顿开,其狂草即在笔势往复中强调了顺逆顿挫的节奏感和高昂回翔之态。但李白却说“古来万事贵天生,何必要公孙大娘浑



这是一个古老的民谣:“从前有座山,山上有座庙,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,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,说……”其中隐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。其一,是儒家理学的内涵:“山”的意象代表自然法则,必须敬畏;“庙”的意象则是理性规范,必须遵守。其二,“和尚”即生存的众生,代表出世的道家理想。其三,故事的反复讲述,则意味着佛家的轮回学说。所以,从整体上来看,这就是关于儒道佛三教圆融的说法。

我在伦敦的一次邂逅

吴晓明

她的整个叙述比较混乱,文化关系吧,所说的普通话也很难听懂,只能理解个大概。但是,她说说着说着,心情非常凝重,眼眶里含着泪水。我也不知是应该宽慰她还是羡慕她。心想,她大约实在没有个说话的对象吧。此时,我发觉车已沿着海德公园在开,好像要到我下车的Queensway站了。只能贸然打断她的话头,匆匆起身与她说再

棕荫纳凉图

任伯年作

任伯年作

脱舞”,那回旋在字里行间的洒落笔意,本身就通于行藏无踪的剑气。

笔飞墨舞之际,如同剑气所指,一只兔子倏然倒地。怀素手中的那支

笔锋杀尽中山兔

胡建君

笔,正是牺牲了一只中山兔而得来。中山,旧属宣州,《太平御览》云:“宣州中山,不与群山接。中山有白兔,世称为笔最精。”王羲之也说到制笔“唯中山兔肥而毫长可用”。用兔毛做笔头的毛笔称为“紫毫”,中山草竹茂,泉涧清,兔美毫长,“中山紫白毫”名冠一时。我初学工笔之时,喜欢用朵云轩的“紫毫线条”,当时并不知道那是

一个文化隐喻

那秋生

兔,在十二生肖中位于龙前虎后,可谓“人小鬼大”。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,月亮上的小白兔身上绘有虎皮,果然至柔至刚,却也逃不出人的五指山。人类具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,几乎可以

见。我到前门去确认下车的地点,与司机拿出地图比划着,突然,那妇女离座挤过来,帮着我用简单的英语一起问路,生怕司机不懂我的询问。到底都是中国人啊。过了2站地后我到站了。下车前,我返身走到她跟前去道别,祝她:“日子过得更加顺心些。”她则站起身谦恭握手,送我到车门口。

一位异国他乡无人说话的中国农村妇女。你现在还好吗?陌生的女士。其实,迄今我经常想起这一次路遇。本来,仅仅为了听她说说话,我可以陪她乘到她下车的站头,我再返回来的,如果因为倾诉而能使她获得一些宽慰的话。我一个外乡的过客,在伦敦的游历本来就是看世界,没有赶路的目的呀。结果,却急于寻觅自己旅舍而忽略了这些。

在国外购物,有时会遭遇或明或暗的歧视。

萍踪散记



兔毛,因为印象之中兔毛该是纤细柔软的,而紫毫柔韧劲健,很适合拖长线条。其实紫毫用的是秋天兔子换毛后的背上健毫,强韧有骨。笔工们精挑细作,一只肥兔也换不来几支好笔。

我是属兔的,不禁有兔死“胡”悲之感,不知是谁最先动起兔子的脑筋?溯其源头,竟然可以追到大将军蒙恬。据记载,公元前223年,蒙恬南伐楚国,路过中山,意外得到毛纯质佳的兔毫,遂制造出第一批改良的秦笔。就像传说中张飞也能绣花一样,骁勇善战的大将军亦能制作柔软的毛笔,确实让人称奇。后人便称蒙恬为笔工之祖师。但考殷墟出土之甲骨片上所残留之朱书与墨迹,系用毛笔所写,可知毛笔起于殷商之前,而蒙恬实为毛笔之改良者。他的更大功绩,可能是因为发现了中山兔毛这种优良的制笔材料吧。

兔,在十二生肖中位于龙前虎后,可谓“人小鬼大”。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,月亮上的小白兔身上绘有虎皮,果然至柔至刚,却也逃不出人的五指山。人类具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,几乎可以

把任何动物都拿来做实验。早在宋代,就有四川的笔工严永,善于用稀有毫料制笔,据黄庭坚《笔说》载:“蒸獭毛为余作三副笔,亦可用;又为余取高丽猩猩毛笔解之,拣去倒毫,别捻心为之,率十六七,用极善。”连人类的近亲猩猩都用做毛笔试验了,也就不必叹惋兔子们的命运,况且用来制笔,总比制成毛线或皮衣风雅些。

曾经为朋友的书法写过一首七律,其中有:“细草平沙心底住,惊鸿脱兔腕中连。物生有象风雷怒,大字无言斗笔悬。”也提到了兔子,写到书法与自然万象的关联。怀素最善于从大自然的生化天机中体悟草书的笔意,如飞鸟出林、惊蛇入草、拆壁之路、屋漏雨痕等,都像公孙剑舞一样,带给他书写时的一脉灵光。他用兔毫写字在笺麻绢绢之上,那时的纸常以五色染成,或研光或用金银泥描上花样,更不消说那些神采奕奕的素绢,配合他刀光剑影般的书写,称得上是一场视觉盛宴,难怪李白直看得飘风骤雨惊飒飒,落花飞雪何茫茫了。

秦淮二妓

周志俊

周志俊

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,上海被辟为商埠,各地画家云集于此,成为绘画创作中心,遂有“海派”之称。吴昌硕先生诗曰:“桑田沧海任百变,不变此笔同彝钟。我演秃笔作粗画,欲宣郁勃开心胸。”显示了他们承前启后、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。

在海派画家家中,任伯年、吴昌硕是屹立于中国近现代画史上的两座丰碑,他们既是海派书画的奠基人,又是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,艺术造诣为世人共睹,而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绘的多帧画像,一直是画苑奇珍。如浙江博物馆所藏的《酸寒尉图》《蕉荫纳凉图》,即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吴昌硕先生之子吴东迈捐赠,其高风亮节,令人敬仰。另外,《饥看天图》《芜青亭长小像图》《山海关从军图》《棕荫纳凉图》等任伯年为昌硕先生所画之像也风格迥异,各存妙思。近日,笔者有幸寓目私家所藏的《棕荫纳凉图》,笔精墨妙,奕奕如生。

《棕荫纳凉图》(见图),设色纸本,纵110厘米,横55.5厘米,画面以大片棕榈为背景,其老干或用浓墨写出,或以浓淡墨勾染并施,愈显老健。棕榈叶则以顺逆之笔,随意勾勒,爽利自然,于简练畅达的风姿中,显其沉厚潇洒之动感。棕榈树下,昌硕先生倚书与朱琴,亦腾席地而坐,静静地纳凉,神情自若,具融和清润之韵。其双目远视,若有所思,眉梢略向上,口鼻两旁寿带纹勾起,一股英杰不凡之概,流溢于眉睫之间。身、臂、腕则用铁线描写出,清圆细劲,简而益奇。手执朱柄纨扇,前方草丛中,朱面布鞋一双,随意置放,整个画面,动静结合,繁简合度,意境宁静。作者巧取昌硕先生扇面小憩之一刹那,写出其心闲神畅之态,真有活脱圆融之妙矣!此图款曰:“罗两峰为金冬心画午睡图饶有古趣,余曾手临数过,今为仓石老友再拟其意,光绪丁亥六月伯年任颐记。”是年任伯年48岁,吴昌硕44岁。

此《棕荫纳凉图》下方有杨岷160余字的诗题,称此画:“神情酷肖,尤妙在清风徐徐从纸上生,顿觉心肺一爽,如服清凉散,技至此可谓神矣!”此画裱边尚有昌硕先生挚友凌振近200字诗题,其中“有时学书还画肚,不慕时荣但泥古,奇书不展琴瑟弹,解衣独坐成殷桓,热垫喜无襦襦客,幕天席地心肠宽……”也与杨岷之题一样,是对此画的最佳解读。据昌硕先生后人言,任伯年为昌硕先生所绘多幅画像,均有杨岷长题,杨、吴二人之谊之深,由此可见矣!

把任何动物都拿来做实验。早在宋代,就有四川的笔工严永,善于用稀有毫料制笔,据黄庭坚《笔说》载:“蒸獭毛为余作三副笔,亦可用;又为余取高丽猩猩毛笔解之,拣去倒毫,别捻心为之,率十六七,用极善。”连人类的近亲猩猩都用做毛笔试验了,也就不必叹惋兔子们的命运,况且用来制笔,总比制成毛线或皮衣风雅些。

曾经为朋友的书法写过一首七律,其中有:“细草平沙心底住,惊鸿脱兔腕中连。物生有象风雷怒,大字无言斗笔悬。”也提到了兔子,写到书法与自然万象的关联。怀素最善于从大自然的生化天机中体悟草书的笔意,如飞鸟出林、惊蛇入草、拆壁之路、屋漏雨痕等,都像公孙剑舞一样,带给他书写时的一脉灵光。他用兔毫写字在笺麻绢绢之上,那时的纸常以五色染成,或研光或用金银泥描上花样,更不消说那些神采奕奕的素绢,配合他刀光剑影般的书写,称得上是一场视觉盛宴,难怪李白直看得飘风骤雨惊飒飒,落花飞雪何茫茫了。

秦淮二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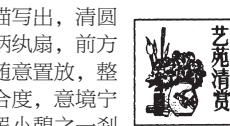
周志俊

周志俊

笔精墨妙 奕奕如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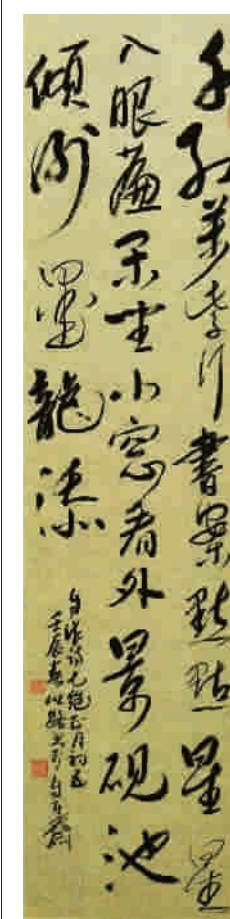
任伯年《棕荫纳凉图》

任伯年《棕荫纳凉图》



任伯年《棕荫纳凉图》

任伯年《棕荫纳凉图》



书法 翁以路

秦淮二妓

周志俊

周志俊

周志俊